周易程朱傳義折衷

九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九

元 趙采 撰

下經

䷢ 坤下 離上

程子曰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為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升而益明

故為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凡物漸盛為進故彖曰晉進也卦有有德者有无德者隨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云利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漸是也隨卦可見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晉之明盛故更不言亨順乎大明无用戒正也

愚按朱氏門人問文公曰物進而後至於壯盛既壯盛則衰退繼之矣今程傳謂壯盛則必進此義

未詳先生曰物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者且以十二月卦論之大壯之為夬夬之為乾豈非壯而後進乎至乾乃極而衰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程子曰晉為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為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車馬重賜也蕃庶衆多也不唯錫予之厚

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於明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

朱子曰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蓋其為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占者有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程子曰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於地益進而盛故為晉所以不謂之進者進謂前進不能包明盛之義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於離以順麗於大明順德之臣上附於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為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

是以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於天子也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下而順附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

愚曰晉自離來觀之變也離為明自六五言之為大明明出地上以離言晉之君也順而麗乎大明

以坤言晉之臣也柔進而上行謂觀六四之柔進而上行為六五此又言晉之君非止明照四海又以柔道理天下也以此之故所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大行人職曰諸公三饗三問三勞諸侯三饗再問再勞子男三饗一問一勞即天子三接諸侯之禮也或曰午為馬火畜也故古者差馬以午而說卦以乾坎震為馬何也葢乾離同位以五行言之火為馬以八卦言之乾為馬觀諸天文

漢中之四星曰天駟東壁之北四星曰天廏建星六星四天馬乾坎也房為天駟東一星為天馬震也故馬以三卦言之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程子曰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違昭其度也君子觀明出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己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己故云自昭

愚曰大象六十四獨於乾言自强於晉言自昭何也天左旋日右轉其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窮晝夜而一周末始相遠也然日之進也纔足以當晝夜之運而天之行常超一度則所謂强者非天不足以當之故於乾曰自强當其日之出辰入申也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强出寅入戌也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弱此明出地上也其光明烜赫容光必照萬物皆被其光輝天下更有逹至

明者過於日則所謂昭者非日不足以當之故於晉言自昭强曰自强昭曰自昭亦以天行日進誰實使之凡皆自不能已焉耳人之一心其光明亦若是此君子所以體之而求之自巳也大學之傳引帝典曰克明峻德康誥曰克明德而訂之曰皆自明也正此象之義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程子曰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无進无抑惟獨行正道也寬裕則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於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

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寛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
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
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
也然事非一概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
朱子曰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欲進見摧之象占者如
是而能守正則吉設不為人所信亦當處以寛裕則
无咎也
愚曰初居晉之始與四有應四援於上故晉如然

四為鼫鼠不足恃故又摧如也然君子唯一正以待之正故吉也方晉如摧如之時未有孚於我者而君子泰然常裕何也事君難進而易退君子之常惟一正以盡進退之義而已是以裕而无咎也未受命者未受官守言責之命孟子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其是之謂夫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

福以中正也

程子曰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和柔之德非强於進者也故於進爲可憂愁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故云晉如愁如貞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無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蓋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禄受介福於王母也介大也受茲介福以中正之

道也人能守中正之道久而必亨况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

朱子曰六二中正上無應援故欲進而愁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而受福于王母也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者皆其類也

愚曰六二以中正得位而猶不免於愁如以五不應无大君以受之也當此之時小人以進為喜君子以進為憂惟其持之以正是以獲吉吉者受福

于六五也六五以陰居陽而處尊位坤為母故曰王母王母祖母也其宋之高太皇后乎六二受其福可謂正吉而無愧矣雖然易以此盡變非以體常也人臣受介福於王母豈事之常也哉宋司馬文正之心其六二之愁如者乎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程子曰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吝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

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
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
為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況順上之大明豈有
不善也是以悔亡蓋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謀
從衆則合天心上行上順麗於大明也上從大明之
君衆志之所同也
朱子曰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
進是以為衆所信而悔亡也

愚曰坤為衆三陰衆也三不當位衆所未允宜有悔然晉之世三陰同順乎上三順之極而有應三志上行二陰因之進乎大明之世是衆允也衆允則悔斯亡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程子曰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居而居之貪據其位者也貪處高位既非所安而又與上同德順麗於上三陰皆在已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忌之貪而畏

人者鼫鼠也故云晉如鼫鼠貪於非據而存畏忌之忘
貞固守此其危可知言貞厲者開有改之道也賢者
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高位則為非據貪而懼
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危可知也
愚按子夏傳作碩鼠碩大也艮坎為鼠陽為大坎
為加憂九四處晉之時剛而不正竊據高位剛則
貪不正則畏人若大鼠然不當其位者也大明之
世三陰進而麗乎明處位不當而扼其路易曰使

四居之而正猶為危厲况不正乎為厲必矣雖然

鼫晝伏夜動今晉晝也鼫何能為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

慶也

程子曰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

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

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

而往則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

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
失得勿恤也夫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盡天下之公
豈得復用其私察也以大明之德得下之附推誠委
任則可以成天下之大功是往而有福慶也
朱子曰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
從故占者得之則其悔亡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
心則往吉而无不利也然亦必有其德乃應其占耳
愚曰晉之六五君位也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

接者也君臣相得而不疑悔既亡矣然剛明能斷柔明多疑若能總其大綱委任大臣而失得勿問使在下者得盡心力為之則无往而不利不然屑屑然親細務而憂其失得何以為大明之世哉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程子曰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為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

極則有强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内也言伐邑謂内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以盡其義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不失中正為貞

維用伐邑既得吉而无咎復云貞吝者其道未光大也以正理言之猶可吝也夫道既光大則无不中正安有過也今以過剛自治雖有功矣然其道未光大故亦可吝聖人言盡善之道

朱子曰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占者得之而以伐其私邑則雖危而吉且无咎然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亦可吝矣

愚曰九居上前剛也有角之象上進而至於角晉

之窮也故不可用以伐天下維可用以伐私邑蓋
上窮則反三入於坎下內卦坤為私邑故曰維用
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夫上反則非進晉道不光矣
故用以自治雖厲猶吉用以伐天下雖貞亦吝上
反三坎毀離未光之象也

䷣ 離下坤上

程子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
者傷也夫進之而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

以次晉也為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為明夷

愚按程傳云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朱文公以為明夷未是說暗主只是說君子明而見傷到上六方是說暗主以愚觀之坤體在上為地為晦離為日為明明入地中非暗君在上明者

見傷而何

明夷利艱貞

程子曰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為明君子也

朱子曰夷傷也為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故為明夷又其上六為暗之主六五近之故占者利於艱難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程子曰明入地中其明滅也故為明夷内卦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為人内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當紂之昏暗乃明夷之時而文王内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内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程子曰明夷之時利於處艱戹而不失其貞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然箕子能晦藏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

愚曰彖舉文王箕子事者蓋聖人翼易至此思商辛之暴有合乎明夷之世緬懷文王箕子實得夫

用明夷之道何者文王之所以用明夷者用一卦之全體也箕子之所以用明夷者應六五一爻之義也文王處君臣之間故曰大難箕子處親親之間故曰内難内文明如詩歌大明書述聰明之類外柔順如夫子所謂服事殷韓子所謂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之類利艱貞晦其明如中有九疇大法外乃佯狂為奴之類能正其志如卒為武王陳洪範以詒萬世是其志之所以正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程子曰明所以照君子無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莅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明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无寛厚含容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莅衆之道適所以為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

愚按程傳謂用明之過則傷於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但用晦而明聖人於明夷卦言之恐非不傷察之意蓋明夷之用晦只與邦無道危行言遜相似亦不是和世同塵所以彖以艱貞為晦其明即中庸素患難行乎患難使之昭昭若揭日月而行亦豈明夷之世處衆之道哉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程子曰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朶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於行謂去其祿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

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為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愚曰明夷晉之反晉離在上離為鳥下而為明夷於飛也夫飛者必揚其翼今琛而垂之則翼无乃傷乎傷翼而不疾去則傷身必矣故君子於行三日不暇食也行者客也往者主人也主人必與初

去留異趣者故初有所往則主人見譏而有言也
象曰君子於行義不食也言君子不食而去亦義
當然此孔子接淅而去齊者也程傳既言翼見傷
故垂翼又云傷未顯而去之引穆生申公白公不
待見傷而去者以明文義不思其已見傷何得以
為事未顯恐不若本義直以垂翼為見傷之象為
簡易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

則也

程子曰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自處處之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闇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為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相傷害終能違避之爾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為便唯蹶張用左蓋右立為本也夷於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其壯

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子為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故獲免之疾用拯之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二以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有為於斯時也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則謂中正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傷之時而能保其吉也

朱子曰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初往四二成巽巽為股震為左左股也坎為
美脊之馬震為作足坎震得位馬之壯健者也初
云垂翼二云夷股傷翼則害其飛傷股則害其行
夷於左股將併其右而及之傷之漸深也二何以
受傷之深二在明體之中大臣之位明盛者招殃
之道位隆者賈禍之基矧當暗君在上之時乎此
所以傷於左股也傷股有救乎曰有馬壯則吉馬
所以載傷也象又以二之吉為順以則何也蓋傷

股以馬救傷明以順救順以則言豈非順帝之則
之謂乎先儒以此為文王之事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
乃大得也

程子曰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
之上暗之極也至明居下而為下之上至暗在上而
處窮極之地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者也斯義也其
湯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

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大首謂暗之
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應為至明克至暗之象不
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汙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
革之遽則駭懼而不安故酒誥云惟殷之迪諸臣惟
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至於既久尚曰餘
風未殄是漸漬之俗不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疾貞
正之不可急也上六雖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之極
故為暗之主謂之大首夫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

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湯武豈有意於利天下乎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志茍不然乃悖亂之事也

朱子曰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至暗之下正謂上六闇主為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成湯起於夏臺文王興於羑里正合此爻之義而小事亦有然者

愚曰此爻程子以為湯武之事朱子以為夏臺羑

里事楊誠齋以為武王事愚敢從誠齋說而於不可疾貞見作易者之有憂患也大抵此時此事只當徐救而緩圖之若疾於求其正則於仁義終有未盡善處或曰武王五年觀政於商然後有牧野之舉則亦不可謂疾貞矣愚以為使武王聽伯夷之諫少緩孟津之渡以俟商紂之自亡則周之靖安當無窮期惟伯夷之諫不行故後來周公之憂益大則一戎之定三監之階也作易者謂不可疾

貞詎不信夫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朱子曰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得意於遠去之義言筮而得此者其自處當如是也蓋離體為至明之德坤體為至闇之地下三爻明在闇外故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闇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五以柔中

居闇地而已廹為内難正志以晦其明之象上則極乎闇矣故為自傷其明以至於闇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蓋下五爻皆為君子獨上一爻為暗君也

愚曰上六暗君也九三居明極上之敵也六四遠上而近三三為離之極離為大腹初有震象震左也四與初應故由外入内是入於左腹也互坎坎為心初九往四離變艮艮為門此言六四以柔正居闇地入於左腹去闇就明也蓋四處闇尚淺乃

今得遂其遠去之心以就九三之明况四與三僅門庭之隔耳出其門庭即就三矣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言四之心意在於去闇君就明主今旣入於左腹是獲心意也此與微子事相類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程子曰五爲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義變動隨時上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闇傷明之極者也五切近之聖人因以五爲切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之義

故不專以君位言上六陰暗傷明之極故以為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免於難箕子商之舊臣同姓之親可謂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也故佯狂為奴以免於害雖晦藏其明而内守其正所謂内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貞矣以五陰柔故為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内難其明

自存不可滅息也
朱子曰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利貞以戒占者
愚曰六五之為君夷於明者也明傷而不已任道之君子欲正之則勢不順救之則力不能去之則義不可此最難處者也必如箕子之所為而後可故曰箕子之明夷利貞箕子之處此何以為貞也甘心為奴身可辱也而自靖自獻一念之正初未

嘗息終成巽日法受聖化及民之事故曰明不可
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
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程子曰上居卦之終為明夷之主又為明夷之極上
至高之地明在至高本當遠照明既夷傷故不明而
反昏晦也本居於高明當及遠初登于天也乃夷傷
其明而昏暗後入於地也上明夷之終又坤陰之終

明傷之極者也初登於天居高而明則當照及四方也乃被傷而昏暗是後入於地失明之道也失則失其道也

朱子曰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始則處高位而傷人之明終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

愚曰此爻按程傳云居高而明常照四方乃被傷而昏晦是後入於地但上六乃坤之極陰闇之甚

安得有明故曰不明晦又是闇主安得被傷而昏
闇不如本義之說明白初登於天愚謂明夷之初
離也離本乾體故曰登天明夷之後坤也坤為地
故曰後入於地此爻言明夷之主當其初也本具
離明可以照四方乃但據高位以傷人之明至其
後也昏暗之極失其為君之則遂墜厥命而竟入
於地矣故雜卦曰明夷誅也為明夷之主而不誅
者鮮矣明夷六爻當聖人作易時上似為紂三為

武王四爲微子五爲箕子二爲文王初其避紂之

伯夷太公乎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

元 趙采 撰

下經

䷤ 離下巽上

程子曰序卦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

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内離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内而出也自内而出由家及於外之象二與五正男女之位於内外為家人之道明於内而巽於外處家之道也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於家行於家者則能施於國至於天下治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故取自内而出之象為家人之義也

家人利女貞

程子曰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愚曰此卦辭也言家人一卦其要利於女之固守其貞也家人一卦男女皆在其中而卦辭獨以女之貞為利則所重在女也又卦之二體皆女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周子曰家人離必起於婦人天下之難正者莫婦人若此世之治亂國

之存亡家之興替所從出也故卦辭以利女貞三字斷之女始為女中為婦終為母一家之中女正婦正母正則家道無餘事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程子曰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

愚曰彖以卦才言下卦為内二乃内卦之主為陰位之正以六居二女正位乎内也上卦為外卦之主為陽位之正以九居五男正位乎外也先言女而後言男因卦辭之本文也前卦辭專言女貞此兼言男女正則知女雖正而男或不正則家道亦不能成必是男女俱正各不出其正位然後天地之大義以全正位二字最要看外者男之正位也故禮男子不晝居於内晝居於内問其疾曰汝有

疾歟何為晝居於內也內者女之正位也故禮婦人晝不遊庭非傳母保母不下堂出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如此則男女各於正位上處不相侵凌男女安得不正男女正一家無事矣此先男而後女者地無先天之禮所以明一家大分之常也夫天高地下各有其位位不相狎乾健坤順各有其道道不相亂故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然天地大義一句意聖人亦是從卦文上說來

上卦之巽由坤一索於乾而成九五一爻乃乾九五未變之本體故言男正為天之大義下卦之離由坤再索於乾而成六二一爻乃坤六二為之故曰女正為地之大義聖人言此亦是要人識得男女以正非是强揠乃天地自然之大義家其可以不正乎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程子曰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

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

愚曰此言父母亦是就五與二兩爻上說来變男言父變女言母者蓋家人之屬始則為人男女終則為人父母故合始終而言之也家人之道有嚴君嚴君之責在父母无尊嚴則愛敬衰无君長則家法壊唯九五之假有家居中守正極盡尊嚴君長之道六二之无攸遂貞正不奸克相尊嚴君長

之道則非唯不失吾始焉為男女之正且可使一家男女皆得其正矣或曰母親而不尊豈得為嚴君乎曰主嚴君之道在父相嚴君之道在母父若盡其道而母或反是則非以姑息牽之必以長舌撓之矣家欲正可得乎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程子曰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

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

朱子曰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

推之又有此象

愚按文公解此節謂有六親之象王氏解九五爻

交相愛云六親交相愛言家道之正皆係於五也

愚敢合二說而言之蓋九五正位乎外乃一家之

主一身正否一家係焉五於初為父於上為子於

三為兄於二為夫五父父則初子子初之悔亡以

五而正也五子子則上父父上之終吉以五而正也五兄兄則三弟弟三知嗃嗃為吉嘻嘻為吝以五而正也五夫夫則二婦婦二之无攸遂而貞吉以五而正也四之婦婦而順在位雖屬乎三之夫夫而無與於五然推正家之本皆由三視五而盡夫道之正故四亦視二而盡婦道之正也所謂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也六親正則一家正天下乃一家之移也蓋能正一家父子之道則天下之為父

子者定矣定如瞽叟底豫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之定兄弟夫婦皆由是也然觀彖傳説天下二字可見上面許多宗主只在九五身上若非位居九五則雖善不尊正家之化安能遽致天下定耶雖然正家而天下定一句雖是王者事而家道正以上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大抵家道正須是六親箇箇要正然總正之綱者則又在九五一人而已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程子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內也言慎行脩則身正而家治矣

愚曰以兩卦外象言巽為風離為火風自火出朱子謂火中有風如一堆火在此氣自薫蒸上出亦猶家之君子言有物則聽者皆務實勝行有恒則

見者皆有恒心此即大學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之意言有物蓋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故不言誠而言有物只此一卦卦辭專以女言彖辭以男女言象辭以君子言君子者其指九五與蓋家必有主君子者一家之主言行者君子之樞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程子曰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為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者治

乎衆人也茍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
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别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
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
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
閑故亡耳閑之於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
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
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
朱子曰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

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愚曰初為有家之始九是陽剛之才以陽剛之才處有家之始而能防閑其家者也閑如馬之有閑所以閑其内出也然閑之於良心未變之時易閑之於良心既變之後難故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程傳云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正之一字最善夫人之心本正迨夫流散然後失正於其正志未變動之前而閑之何往而不正哉

乎衆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閑之於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

朱子曰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

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愚曰初為有家之始九是陽剛之才以陽剛之才處有家之始而能防閑其家者也閑如馬之有閑所以閑其內出也然閑之於良心未變之時易閑之於良心既變之後難故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程傳云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正之一字最善夫人之心本正迨夫流散然後失正於其正志未變動之前而閑之何往而不正哉

女正而男不正將有大不利於女貞者矣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程子曰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嗷嗷相類又若急束之意九三在内卦之上主治乎内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内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

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自恣无節則終至敗家可羞吝也蓋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无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

朱子曰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嚴

厲之象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嗃嗃之反
各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為應故兩言之
愚曰此爻以陽剛處陽位以嚴治家者也治家而
雍肅兼備夫何憾必不得已寧以嚴戚毋以寛敗
嗃嗃焦急嗷嗷之狀如詩多將熇熇之義嘻嘻嘻
笑快樂之狀九三剛而過中治家太嚴使家人嗷
嗷然不自安於下故不能不傷恩而悔於嚴厲然
家道齊肅人心祗畏反為家之吉也若夫縱之以

寛使為婦為子者終日嘻嘻或歌或咢或笑或謔一時雖似適意乃法度所由廢倫理所由亂豈保家之道乎故終歸於吝象賛嗃嗃未失言雖非家道之善然未至於有失嘻嘻則失節多矣以六爻六親之象推之此爻其九五之弟而六四之夫與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程子曰六以柔巽之體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其正為安處之義巽順於事而由正道能保有其富者也

居家之道能保其富則為大吉也

朱子曰陽主義陰主利四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

愚按朱子云陰主利四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但富字是活動字言富盛其家非貧富之富恐不當專主利言象又賛曰順在位也可見家之所以富只在四之順位順位者言四以柔順之德而得陰位之正以本義二四婦推之則家人

一卦二女同居今也二順以巽四亦順在位以順為正不愧於六二焉此所以能富盛其家亦猶禮言夫婦和家之肥也四廹近九五四之能富家其亦九五主家之正之效與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程子曰九五男而在外剛而處陽居尊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内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

修身以齊家家正則天下治矣自古帝王未有不以
恭己正家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
治矣勿恤而吉也五恭己於外二正家於內內外同
德可謂至矣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
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
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修法立而家未化
未得為假有家之道也
朱子曰假至也如假於太廟之假有家猶言有國也

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是至於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蓋聘納后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

愚曰九五以陽居外卦之中男正位乎外者也九五為天下國家之主居中守正有家之道無纖悉不至處故曰王假有家假至也言家道極至了家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故曰勿恤吉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齊其家是也象又賛

曰交相愛言六親因九五正家之道極至而交相愛也文王為君以太姒為配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其不交相愛乎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此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程子曰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為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守常也況欲使

衆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為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無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言之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故云反身之謂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身也孟子所謂身不

行道不行於妻子也

朱子曰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

愚曰上九以陽居上在卦之終程傳云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非至誠不能又云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家之患常在於禮法不足而生慢義兩得矣但孚自孚威自威今觀辭義乃是孚誠之中自有威嚴如春風和氣中有嚴霜烈日在

使吾威嚴不出於孚誠則其威暴戾之威而已故必出於孚誠則其威乃威也故得其家道之終吉苟在我者不先有孚誠則人將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何以致家之齊乎象又賛曰反身之謂也尤發明得威如之義不是厲聲正色乃事事反身而求使无一毫愧恨孚信於一家之中自然不怒而威故為終吉

䷥

兌下
離上

程子曰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為睽義

睽小事吉

程子曰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吉道也以卦才之善雖處睽時而小事吉也

朱子曰睽乖異也為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

女志不同歸故為睽然以卦德言之內說而外明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以卦體言之則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

愚曰家人睽均二女而有離合何也曰家人之巽離婦姑也婦姑參辰而骨肉睽之離兌姊妹也姊妹骨肉而參辰此其所以為離合也卦雖睽以才

德言尚可小有為故繇詞曰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程子曰彖先釋睽意次言卦才終言合睽之道而贊其時用之大火之性動而上澤之性動而下二物之性違異故為睽義中少二女雖同居其志不同行亦為睽義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歸其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程子曰卦才如此所以小事吉也兑説也離麗也又為明故為説順而附麗於明凡離在上而彖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晉鼎是也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説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是於小事吉也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應二而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於巷五噬膚則无咎也天下睽散之時必君臣

剛陽中正至誠協力而後能合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程子曰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見同之同者世俗之知也聖人則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也以天地男女萬物明之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

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為能同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

愚曰以卦之二體言則水火同動而勢異二女同居而志乖以卦之才德言兑德之說麗離德之明柔上行於五而得中五下應乎剛而濟柔而不可以大事何哉睽之時人情乖隔相與者未固非剛

明中正不能合天下之睽故五之柔僅可吉於小
事況六爻多乖疑不合二五雖正應亦遇於巷乃
得通焉不能至誠相與安可吉於大事哉雖然理
有以睽為貴者患人不善用之耳是故天地上下
其位不同而化育之事同萬物散殊其趣不同而
生長斂藏之事類男外女內其別不同而倡和之
志通因睽而志其同則居睽之時致睽之用豈不
大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程子曰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為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愚曰離兌同為陰而所趨未始不異君子體之以

同於道而異其跡微子箕子比干同於仁而去奴
死各異其志伯夷伊尹柳下惠同於聖而清任和
各守其節禹稷顔回同道而出處不同非所拘魯
子子思易地皆然而去留非所泥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
避咎也
程子曰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於
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

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合也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唯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無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巳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絶之不幾盡天下以仇

君子乎如此則失合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絶也睽離之時人情乖違求和合之且病其不能得也若以惡人而拒絶之則將衆仇於君子而禍咎至矣故必見之所以免辟怨咎也无怨咎則有可合之道

朱子曰上无正應有悔也而居睽之時同德相應其悔亡矣故有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然亦必見惡人

然後可以辟咎如孔子之於陽貨也

愚曰初與四不相應所以為睽本有悔四有坎象坎馬也兑為毁折為附決喪馬之象也初往應四則初為得馬今四剛也兩剛不應則初為喪馬矣然睽諸爻皆有應四獨无與安得不動而求初乎矧初同德也四以初同德而之初初因四先而往四是初喪馬不逐而馬自復也坎又為盜盜惡人也四不正而剛險非惡人乎然四既先初安得不

往往所以辟咎故无咎先儒以為如孔子之於陽貨是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程子曰二與五正應為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學易者識此則知變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

覬其得合也故曰遇主於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
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塗也遇者會逢之謂也
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
道宛轉將使就合而已非枉已屈道也當睽之時君
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
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
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
巷非邪僻由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未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

朱子曰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為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睽家人之反家人之六二有艮象艮為門為徑家門之有徑者巷也巷委曲之道主五也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求通而後遇委曲非枉道之謂也乃至誠宛轉以蘄於合故曰未失道也曰未失聖人恐後世以遇巷為非正也

六三見輿曵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曵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程子曰陰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况當睽離之際乎三居二剛之間處不得其所安其見侵陵可知矣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於前二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輿曵牽於後也牛掣阻於前也在後者牽曵之矣當前者進者之所力犯也故重傷於上為四所傷也其人天且劓天髠首也劓截

鼻也三從正應而四隔止之三雖陰柔處剛而志行
故力進以犯之是以傷也天而且劓言重傷也三不
合於二與四睽之時自無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
也其於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為二陽所戹是
无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
也以六居三非正也非正則不安又在二陽之間所
以有如是艱戹由位不當也无初有終者終必與上
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

也合以正道自無終暌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朱子曰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為二所曳前為四所掣而當暌之時上九猜狠方深故又有髡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三以坤變乾坤為輿為牛坎為曳離為目故曰見輿曳六三欲從上九而處不當位其柔不能上行而二與四皆恃其陽或曳其輿於後或掣其

牛於前三其能進而從上乎然三與上隂陽正應天合也二四之曳掣人力也彼恃人力以阻己己又以人力敵之則必見傷然動得其正睽極則通天合豈人力所能終拒之哉故初雖睽終必有合

象曰遇剛也剛上九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程子曰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隂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无

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陽稱元善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同德而无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為元夫猶云善士也四則過中為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有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須至誠相與交孚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危厲而无咎也當睽離之時孤居二

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協志同力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辭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亦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葢以君子陽剛之才而至誠相輔何所不能濟也唯有君子則能行其志矣

朱子曰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交孚謂同德相信然當睽時故必危厲乃得无咎占者亦如是也

愚曰初與四皆失應故初喪馬而四睽孤然二剛同德相求故初則勿逐而自復四則遇元夫而交孚初見惡人欲求通於四也四遇元夫則交孚於初也元夫初九之謂也兩相遇故曰志行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程子曰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為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噬齧其肌膚

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能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復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稚而興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聖賢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爻辭但言厥宗噬膚則可以往而无咎象復推明其義言人君雖已才不足若能信任賢輔使以其道深入於已則可以有為是往而有福慶也

朱子曰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是愚曰五柔居尊位合有悔然五得中而應二之剛則以剛輔柔故悔亡五離也二雖兌而有離體是與五同宗而為五所宗也噬膚謂自二至上有噬嗑體故曰厥宗噬膚程傳解噬膚云齧肌膚而深入却似解噬膚滅鼻恐非此爻義本義以為易合得之矣却又不曾說得明白愚敢發之睽離之時五

往就應人謂必為剛所傷然二雖剛實在兌體五
又以柔下之假令傷亦必淺而易合往亦何咎往
則有濟睽之功而成國家之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
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程子曰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
處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拂戾而難合剛極則
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

應實不孤而其才性處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為正應然居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汚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無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為有妄之極也大凡失道既極則必反正理故上於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疑之者妄也妄安能常

故終必復於正三實无惡故後說弧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寇讎乃婚媾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為雨上於三始疑而睽睽極則不疑而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為雨故云往遇雨則吉往者自此以往也雨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羣疑盡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睽極而合則皆亡也

朱子曰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

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見豕負塗見其汚也
載鬼一車以无為有也張弧欲射之也説弧疑稍釋
也匪冦婚媾知其非冦而實親也往遇雨則吉疑盡
釋而睽合也上九之於六三先睽後合故其象占如
此

愚曰睽未有不孤者也上始疑三故亦曰睽孤離
為目坎為豕坤為鬼坎為輪坤在坎上下載鬼一
車也離為矢坎為弓弧也上與三本相應睽之世

乃各以所見之妄而有疑焉見三之上有豕也則疑其不能近見有車也則疑其載鬼其先虛實未辨則張弧而欲射之其後見其非害也則說弧而姑置之聖人曰凡汝所見皆妄也三非汝寇乃汝婚媾也往而遇雨陰陽和合則吉矣睽未有不同者也蓋上往應三則必遇坎水陰根陽故曰遇雨又贊之曰羣疑亡也方羣疑之未亡則千猜萬忌無的事以為有相毀相謗皆無著實故有見豕載

鬼之説及羣疑之七也則豕非豕也塗非塗也鬼非鬼也車非車也如煩熇蒸鬱之遇雨頓然胷中蕩滌而消釋無一或存至此則知百年之嫌隙可[illegible]解終身之蒙蔽可以一語通滔天之過咎[illegible]念消始之大乖終未有不大合者也然則睽之時其所以用睽者可不求其所以同哉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王廷璧